

## 大體老師的慰靈祭

文 / 編輯部

## 生命的莊嚴與奉獻

如果說：教育的本質是奉獻，那麼，有一群人不顯於世的奉獻付出，是為了換得更多人的健康、為了作育更多的醫療人才，可謂為偉大的教育家了。在北醫有一個傳承至今多年的典禮，它讓北醫人為這些無言而教的老師，獻上最深刻的敬意與感謝。今年3月27日，台北醫學大學舉行一年一度的「解剖英靈追思會」，除北醫師生們共同出席，亦邀請他們的家屬前來參加祭拜儀式，一同緬懷先人的足跡，感懷慷慨捐出遺體的無言良師。這一天的陽光溫暖的溢進了每個人的心中，訴說著大體老師對於人性關懷最深切的付出。

## 大體捐贈風氣不彰

對於大體老師的感激，北醫人永遠銘記於心。在台灣，由於傳統文化的束縛，多數人的遺願都希望往往生之後，保留完整的軀體；因為這樣的傳統觀念，使得國內大體捐贈的比例不高。相較於國外，外國醫學院學生的大體解剖課程，平均是四到六個人學習一具遺體；而台灣，除了少數醫學院之外，平均是十五到十八位同學共同使用的。所以，學習的可貴，更讓北醫人珍惜每一位大體老師的大愛付出。

在實際的方式上，對於遺愛的大體，學習完畢之後，北醫人也都很妥善的恢復。在台灣傳統的文化，往生入土以後，終要火化為骨灰，供奉在寶塔中，供子孫的緬懷與敬拜；北醫的大體在課程結束之後，學生們在老師的細心指導之下，會將大體重新縫合，讓無言良師們，恢復原本的外貌，最後才將其火化。前述兩者在形式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，往生之後的旅程，或許並不在於入土與否、亦或是否身軀保留完整；可以相信的，這些自願擔當大體教學的無言良師，除了子孫們的緬懷追思以外，更多了造福人間的無私大愛伴隨另一世的路。

## 罪與善之間

與人相處，不因爭吵嗔憤而出手；而慈悲的僧人們，卻也練武仗義於世。行車於路上，不因搶快而違反交通規則；而救命的救護車，卻闖越紅燈與生命在拔河。很多人會覺得，在軀體上畫那麼多刀，切割那麼多部位，是殘忍而不妥的，因此，不願意將大體捐贈出來。然而，執念的不同，卻將看似殘忍的事情，轉化為善良的實踐。渴望學習的學生們，抱著虔敬的心，帶著感謝的情，小心翼翼的在無言良師身上畫下的每一刀，都充滿著由慷慨捐贈與虛心求教所激發出的善念的光輝。學生們仔仔細細的切割下的每一個部位，都散發著由無私大愛與尊敬感恩所融合成的美妙的氣氛。以人身為教材，在其上切割研究，在愛的包圍之下，就不叫做殘忍，也沒有什麼不妥，相反的，應該叫做良善，應該更值得鼓勵。

## 遺愛的福報

呂新港，在病榻上決定往生捐出大體的先生，往生的前一天曾經說著：「我感覺我很快樂就好了，我能捐出去比誰都還要快樂！」

王仁隆，一個簽下大體捐贈同意書，至今仍活得健康樂觀的先生，說道：「我一簽下去，就覺得非常爽快，好像明天起每一天都可以死，死我已經能夠接受了！」

如此的安詳、平靜，如此的坦然面對死亡，或許大眾如我都做不到，然而願意往生後大愛人間的他們，在生、死之間，輕鬆堅定的做了選擇。在領悟生命的本質後，他們知道在病床上合上雙眼的那一刻，並不意味著結束；生命，因為發光發熱的愛而充滿了價值、在認真學習的學生身上獲得了永生。躺在解剖台上，雖然不能說話，不能動作，沒有知覺，沒有反應，然而，生

命並未消失，只是，跨進了另一個神聖的階段，是揭幕，而非落幕。

## 中醫醫人、良醫醫心

除了醫學的探索之外，家屬們的勉勵以及大體捐贈者的風範，更讓學生們謹記做人的道理，在未來行醫的道路上，時時自醒。

陳姿吟小姐，在身體健康的青春歲月就簽下大體捐贈同意書，她是這樣勉勵學生的：「不要不帶感情的把你們所學的東西只當作一件工作在做，一定要注意病人的情緒。」

陳美靜，大體捐贈者李俊毅的遺孀，希望北醫這些未來的醫生們能做到如下：「當然，醫術精湛是必定要具備的，但是在心境方面，更要做到海納百川，有容乃大的精神。」

呂新港更是告誡學生們，「要有學有術，不只做個學術上的好醫生，更要做個醫德上的好醫生。」

這些一字一句、點點滴滴，在學生們的心裡，轉化成諄諄善誘、努力向上的動力，也都化作每一個良醫最需謹記於心的善念。來參加台北醫學大學英靈追思會的家屬們，捧著燭火，追思著往生的親人。在低聲的啜泣中，英靈追思紀念會到達了尾聲，悠揚的樂音打動了在場每個人的心靈。英靈追思紀念會所帶來的，不只對於捐出自己身後遺體的無言良師的感謝，更替未來的醫生們帶來了深刻的教化。透過這樣的儀式，對於生命的尊重，對於行醫的道德觀念，以及對於鑽研醫學領域的鬥志，都將深深的烙印在每個學生的心頭上。透過這樣的儀式，更希望將大體捐贈這個觀念，傳播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，讓每個人都能帶著滿載的愛離開人世，讓每個生命都有機會，跨進永生。☞

